

蔡 志 忠 古 典 幽 默 漫 画

鬼狐儒怪

醉狐 乌鸦兄弟 龙女



目次

鬼狐仙怪

——醉狐・乌鸦兄弟・龙女

醉狐

3

乌鸦兄弟

25

龙女

67

〔附录〕

金陵乙

118

鸪 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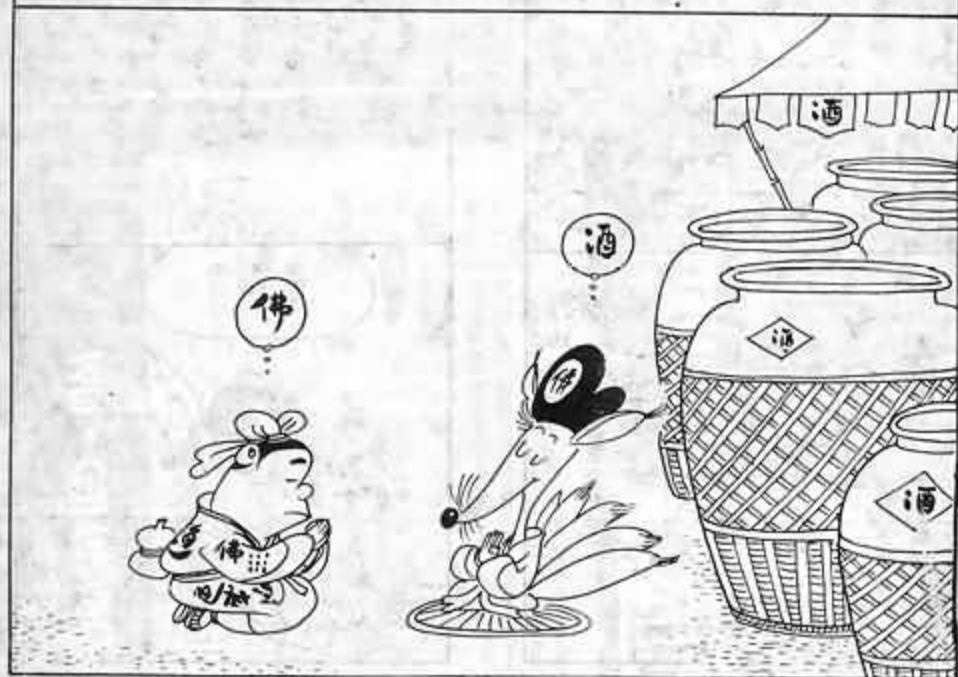
119

柳 穀

120



醉
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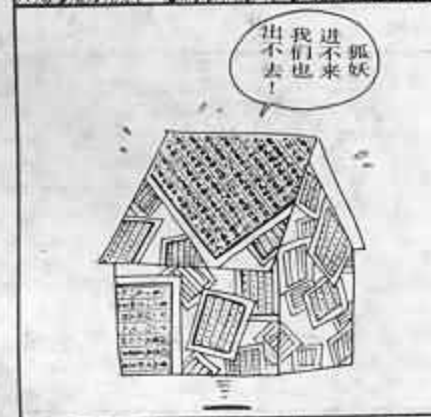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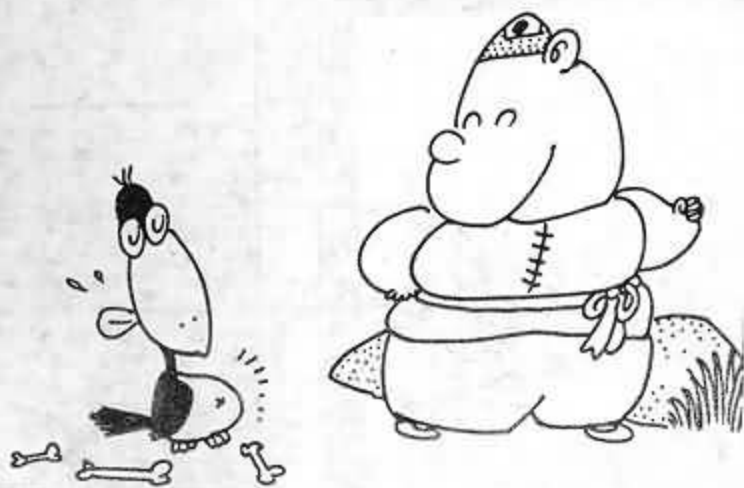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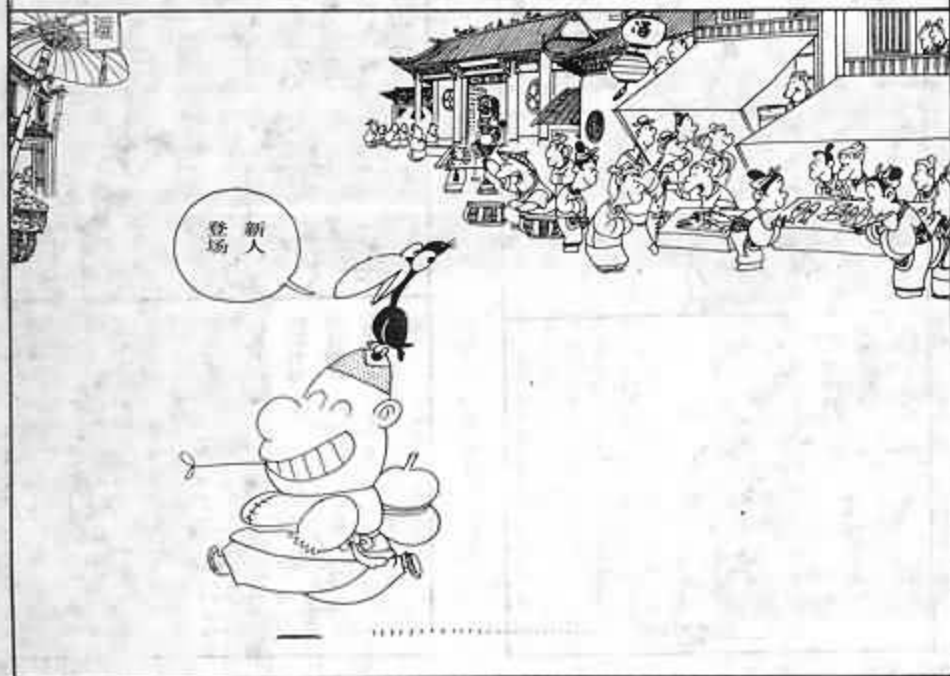








乌鸦兄弟





尖头鳊的父母
早死，只留一
间破屋安身，
日子过得很苦。



我不怪父
母没留下
分文，害
我过苦日
子。



只怪父母把
我生得相貌
不好，这才
真糟糕。



头鳊生得太
尖，害得我
一生没有好
运道。



话说山
西某地
有个穷
苦人家
名叫……



《聊斋》里面
没写他姓
什么，也
没有大名。



本地不作兴
呼名道姓，
而是以绰
号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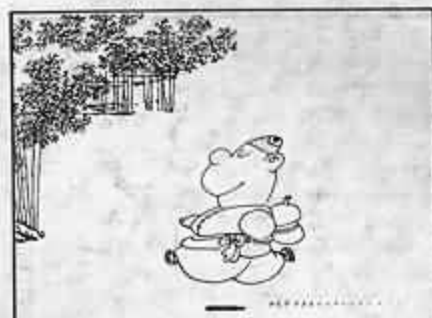
你绰号
叫什么？



我的名号
很特别，
尖头鳊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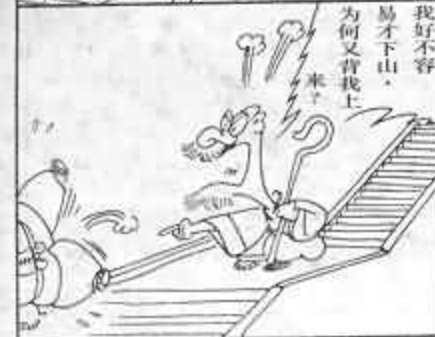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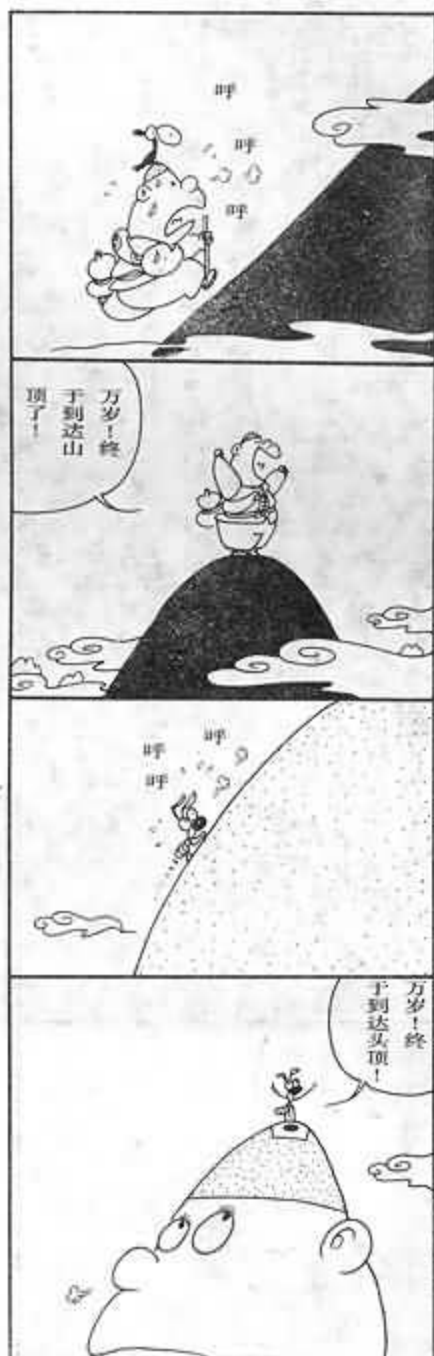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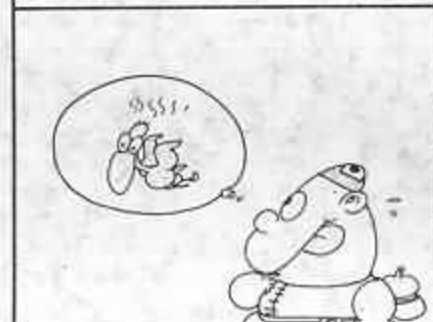












家乡路遥遥，
没钱回不去。



就算行乞，
也要回乡
去。



一个又壮又胖的
男人怎能吃得
到钱？



断四肢，
扮残废，
博得同
情便可
以。



还是让我卖人
为奴两年，筹
足旅费再回乡
去。



卖你不如
卖我比较
合乎效益。

为什么？



一个笨人
能卖几文
钱？



一只会说
人话的鸟
才是奇货
可居。

说得有道
理。





话说绛州有位绛州王，是皇上的亲族。



绛州王是皇亲贵族，当然有权有财有势。



他不爱暴饮暴食，每餐只吃鸡舌一道。



每餐一道鸡舌，得杀鸡一山！



鸟会说人话？



大家快看会说话的人的鸟哦！



鸟鸦声音沙哑，讲话会好听才怪！



是啊！



人说山东姑娘美丽，皮肤又细，我看这两位证了，明此话不假。



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

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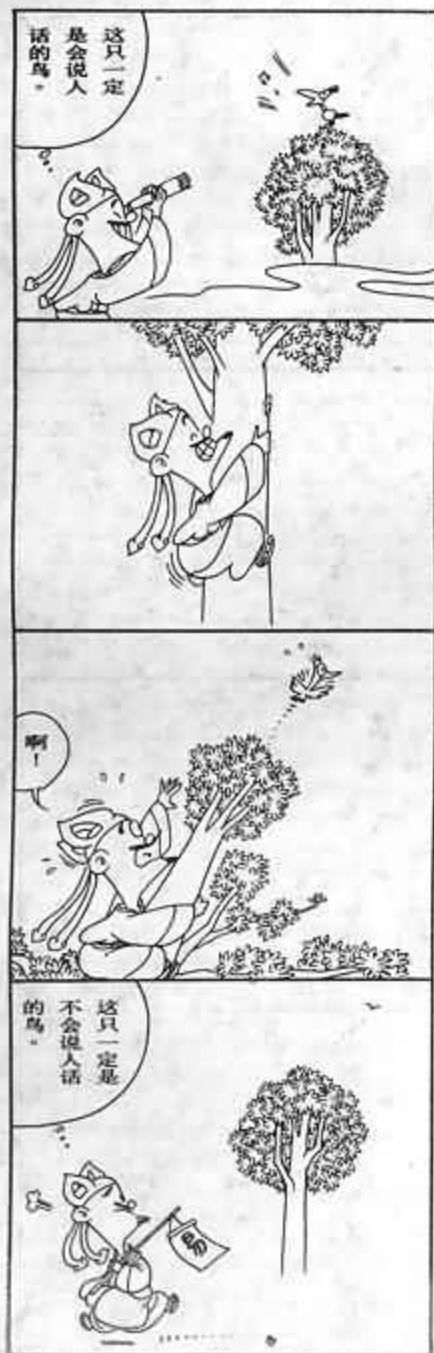
当然好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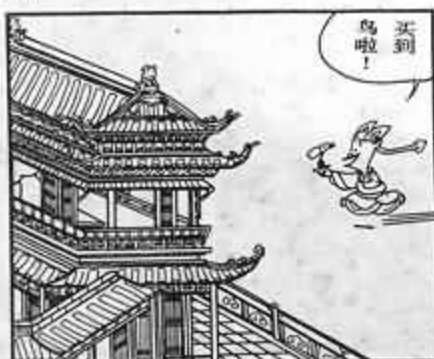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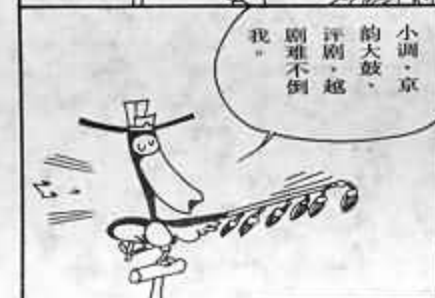


















于是他俩一路行骗，
专作无本生意。



谁说无本生
意？这行也
得凭智慧赚
钱啊。



拜拜！



别飞走
呀！

两个兄弟
合作无间，无
往不利，成为
后世合伙行骗
的“祖先”。



走吧，我们
上路找肥羊
去。

不行，我十
几天没吃，
一步也动不
了。



刚刚赚
了钱，我
买了很多
食物，你
快吃。



可以上路
了吧？



不行，吃
得太饱，
一步也动
不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听说有只会说话的鸟到处装傻骗人。

好坏！

太可恶了！



买鸟哦！

于是，人们只要听到有鸟开口讲话就会说……



闭上你的鸟嘴！



听乌鸦啼倒霉加八级！

不吉利。



只要听到乌鸦叫就会生气。



龙女



三岁决定一生，柳毅
从小表现就非凡。

嘻嘻嘻嘻。



他聪慧过人，还没学
会走路就会写大字。



哇！



公子才气
过人，写
这寿字，
气魄不输
大人。



话说唐朝时候，湖南有
个书生名叫柳毅。



柳毅虽不是出身豪
门巨户，却也是个
书香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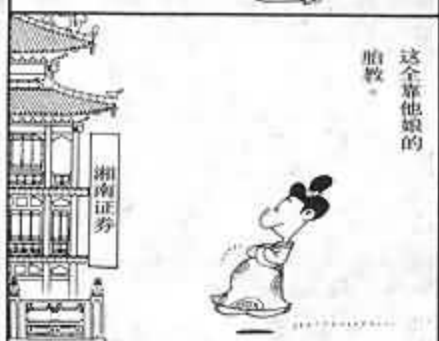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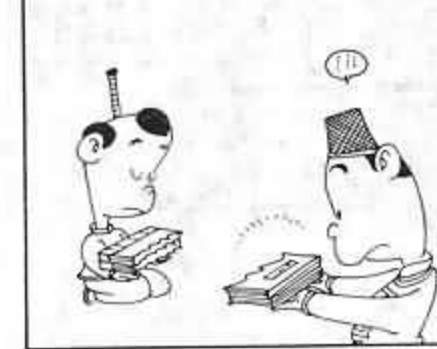
柳家四周有柳有花，
充满书卷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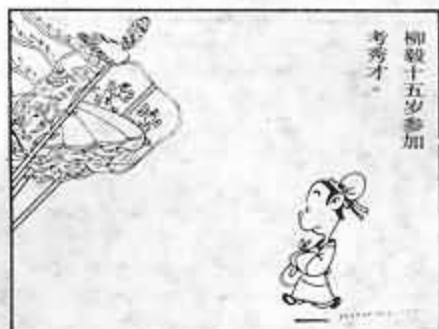


是个道道
地地的
花柳子
弟！









柳毅十八岁时参加
乡试又中举。



请问·考秀才与举人有什么不同？



秀才要文章好，举人则要臂力强。



不能举人怎能当举人？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么小的书，怎能得了姑娘与房屋？

当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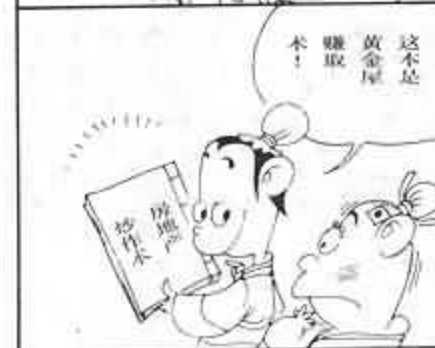


瞧！这本是颜如玉养眼书。

花花公子中文版



这不是黄金屋赚取术！













娘，孩儿这就上京去了。

一路保重，小心为要。



你要用双脚走到京城？



不用双脚，只要大拇指就能成！



柳毅一路风尘仆仆，日夜不停的赶路。



经过千山万水，万水千山……



他还是风雨无阻的赶路，从不休息。



你不累，我们插希景的可要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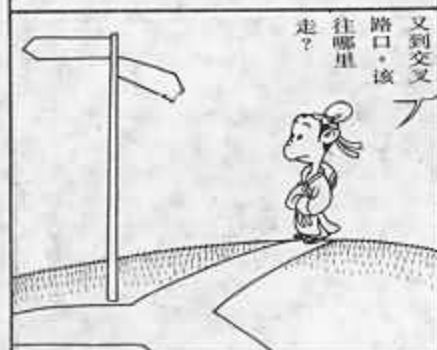




















洞庭湖果然
大得惊人。



请问这算不
算中国第一
大湖？

这点还
用怀
疑？



古称五
大湖是具区、兆
湖、彭蠡、青草
湖、洞庭。一提
洞庭，一提巴
邱、震泽、
云梦、青草、
洞庭，另一提
是彭蠡、太湖、
里湖、鉴湖、洞庭。



五大湖经常
变，唯一不
变的只有洞庭湖，
可见洞庭湖是真
正的第一大
湖。



有道理。

洞庭湖之
阴，阴到底
在哪里？



请问“阴”这
个字到底是
什么意思？

你是问山
还是问湖？



这也有差
别吗？

当然！



山之阴是指
山的北面，
湖之阴是指
湖的南岸。

“南”“北”还
真不同。













话说洞庭湖底深处，果真有一座龙宫。



龙宫里有位龙王，统辖洞庭湖国度。



当龙王最大好处是世袭，不用选举！



不必修改宪法，得连选连任，也能终身执政到底。

不民主。

老贼！

应该逼退他！



水底世界真漂亮啊！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水之美堪与山色相比。



山其美无比，我不懂它的美在哪里？



这座人类送的垃圾山就是证据。

本王管辖的国土长一百公里，宽八十公里，面积六千平方公里。

洞庭湖地图



不过敝国的疆域因季节不同，面积大小有差异。



春夏雨水多，湖水高涨，国土面积有八千多平方公里。



秋冬水位降低，面积缩小为五千多平方公里。



水中族类众多，但无人敢有动我龙王宝座的念头。



我的领导地位千法有损，法统不用怀疑。



我的祖先称帝，传到我已经有三千六百多代。



早在几亿年前，就是由我龙族统治这个世界。





我贵为湖中之王，但是生活却像个清教徒。



湖中美女无数，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



只娶了龙皇后一名，不搞别的男女关系！



为确保龙族血统纯正，不得不牺牲白己。



结婚未久，龙皇后就喜了。



未几生下一个公主，长得非常美丽。



女儿长得一点也不像我，是不是你的私生活有问题？



不必怀疑，我是在胎教期间看明星月历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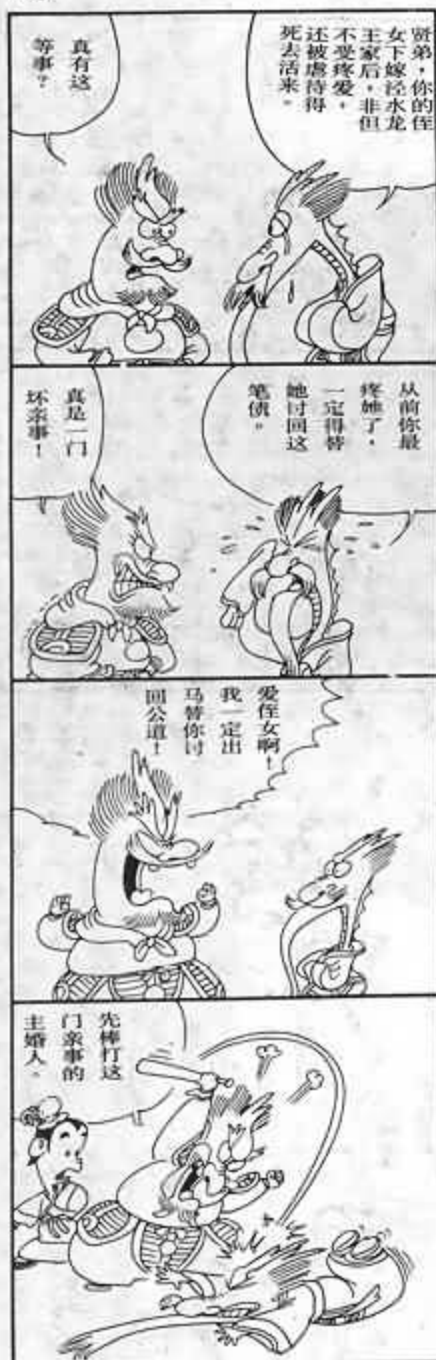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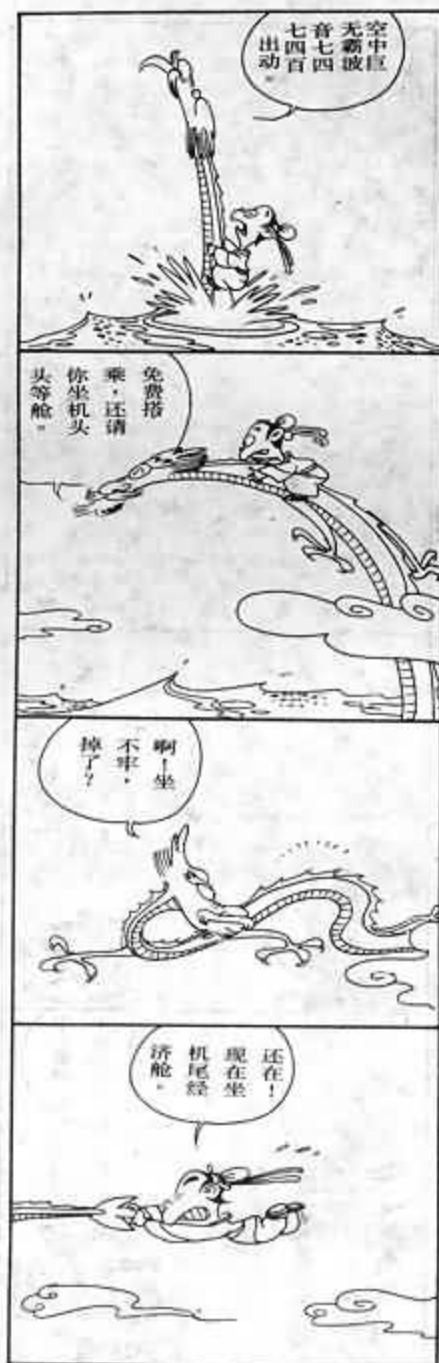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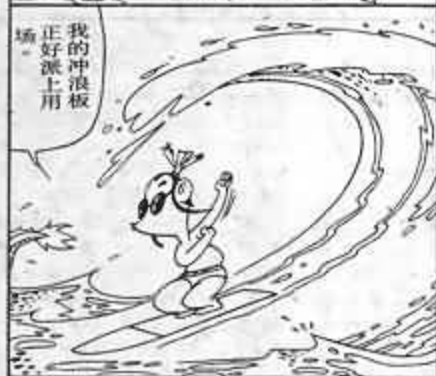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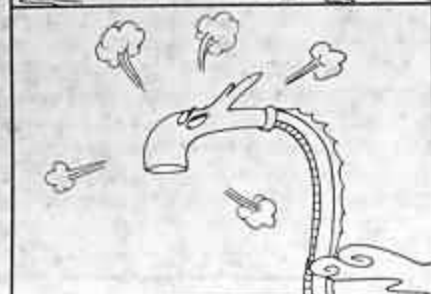








侧面攻击不成，改
由上方攻击你



变水龙
头，泰山
压顶制服
你



玩耍冲
浪，冲个
凉正好



看来非
使出成名
绝招不能
治你



这招叫
什么招
术



这乃是惊动
武林的天龙八步

八步的我没
学，三步倒
会一些



华尔滋
快三步





















附录

金陵卖酒人某乙〔原载《聊斋志异》〕

金陵卖酒人某乙，每酿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饮者，不过数盃，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见一狐醉卧槽边，缚其四股，方将觅刃，狐已醒，哀曰：「勿见害，请如所求。」遂释之，辗转已化为人。时巷中孙氏，其长妇患狐为祟。因以问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窥妇娣尤美。求狐携往，狐难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遗，着之，当可去。」既服而归，家人皆不之见，袈常衣而出，始见之。大喜，与狐同诣孙氏家，见墙上贴巨符，画蜿蜒如龙，狐惧曰：「和尚大恶，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逡巡近之，则真龙蟠壁上，昂首欲飞，大惧，亦出。盖觅一异域僧，为之厌胜，授符先归，僧未至也。次日，僧来，设坛作法，邻人共观之，乙亦杂处其中，忽变色急奔，状如被捉，至门外，踏地化为狐，四体犹着人衣。将杀之，妻子叩请，僧命牵去，日给饮食，数日寻毙。

雌鹄（原载《聊斋志异》）

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者，教以语言，甚狎习，出游必与之俱，相将数年矣。一日，将过绛州，去家尚远，而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鸟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价，不愁归路无费也。」其人云：「我安忍！」鸟言：「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其人从之。携至城，相问答，观者渐众。有中贵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其人曰：「小人相依为命，不愿卖。」王问鸟：「汝愿住否？」言：「愿住。」王喜。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状而去。王与鸟言，应对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鸟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贮水，开笼令浴。浴已，飞檐间，梳翎抖羽，尚与王喋喋不休。顷之，羽燥，翩跹而起。操晋声曰：「臣去呀！」顾盼已失所在。王及内侍，仰面咨嗟。急觅其人，则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毕载积先生记。

柳毅〔原载《唐人小说》〕

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涇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邪？唯恐道涂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

外，悉以心誠之話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櫺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为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飢甚異。而大小毛角，則无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余，到鄉還家，乃訪于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渴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当閉目數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台閣相向，門戶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燃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遂设

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闲驱泾水右溪，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于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诊坚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免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

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因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君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涇陵之土矣。飡德怀恩，词不悉心。」毅执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涇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官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怆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醑，罗以甘洁。初，筵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友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铿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

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觴于毅。毅踞蹠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綃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

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疏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

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穀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穀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穀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然君与余有一子。」穀益重之。既产，逾月，乃秣饰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笑谓穀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穀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穀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穀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于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

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舍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囚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覲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

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著，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

◎作者简介

本名／蔡志忠

籍贯／台湾彰化

出生／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

经历／一九六三年起开始画连环漫画

一九七一年任光启社电视美术指导

一九七六年成立远东卡通公司、龙卡通公司，

拍摄卡通作品有《老夫子》第一第三集、《乌龙院》

《老夫子》第一集获最佳卡通影片金马奖

一九八三年开始在报章杂志发表四格漫画，作品并在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日本报章长期连载

一九八五年获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蔡志忠古典幽默漫画系列

· 西游记

——大闹天宫

· 西游记

——西天取经

· 西游记

——大战牛魔王

· 后西游记

——再赴西天求真解

· 封神榜

——传说和现实（上）

· 封神榜

——传说和现实（下）

· 三国志

——忠肝义胆群英会

· 水浒传

——英雄好汉的本色

· 白蛇传

——雷峰塔下的传奇

· 少林寺

——天下武学的殿堂

· 鬼狐仙怪

——聂小倩·杜子春

· 鬼狐仙怪

——醉狐·乌鸦兄弟·龙女

· 鬼狐仙怪

——三生三世

· 鬼狐仙怪

——板桥十三娘子·花姑子

· 鬼狐仙怪

——周处除三害·变虎

（以上各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陆续出版）

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

• 老子说
(二·三·三五元)

• 老子说Ⅱ
(二·一·一〇元)

• 庄子说
(三·一·五元)

• 庄子说Ⅱ
(三·〇·五元)

• 孔子说
(三·四·五元)

• 论语
(二·一·一〇元)

• 大学
(二·六·六〇元)

• 中庸
(二·二·二〇元)

• 孟子说
(二·六·五元)

• 韩非子说
(三·一·五元)

• 孙子说
(三·一·五元)

• 列子说
(三·六·六〇元)

• 史记
(三·六·六〇元)

• 世说新语
(三·八·八〇元)

• 六朝怪谈
(三·八·五元)

• 六祖坛经
(二·六·六〇元)

• 禅说
(三·六·六〇元)

• 唐诗说
(三·三·三五元)

• 唐诗说Ⅱ
(三·三·三五元)

• 宋词说
(三·一·五元)

• 菜根谭
(三·二·二五元)

• 聊斋志异
(三·八·八〇元)

(以上各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醉狐 乌鸦兄弟 龙女



蔡志忠古典幽默漫画 XI